

足揺本

曾文正公全集

第五部

编纂揺清・李瀚章

校勘揺清・李鴻章

吉林人民出版社

摇摇图书在版编目(悦)数据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援(清)曾国藩原著;(清)李翰章编纂;
(清)李鸿章点校援原圆版援原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原圆苑
阳旱苑原圆苑原圆苑原圆苑

I 足援援 II 援①曾援援②李援援③李援援 III 援曾国藩(员员员~
员员员) 原全集 IV 援源缘园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数据核字(圆苑)第 园苑号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

编摇摇纂:(清)李瀚章

校摇摇勘:(清)李鸿章

校摇摇注:宁波摇摇等

责任编辑:王景海

封面设计 杨摇摇静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摇摇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苑苑号摇摇邮政编码 员苑苑苑)

印摇摇刷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摇摇本 缘缘皂伊员苑皂皂摇摇员圆

印摇摇张 员缘摇摇摇摇摇摇

字摇摇数 缘圆园千字

标准书号 阳旱苑原圆苑原圆苑原圆苑 缘园

版摇摇次 圆苑年 苑月第 圆版

印摇摇次 圆苑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 员圆册

定摇摇价 源缘元(共八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五部

摇摇摇摇书札续抄（二一〇九—二二五四）

摇摇摇摇经史百家简编（二二五五—二三四三）

摇摇摇摇鸣原堂论文（二三四四—二三九六）

摇摇摇摇求阙斋读书录（二三九七—二五五六）

摇摇摇摇孟子要略（二五五七—二五八四）

书札续抄

卷摇摇一

复严渭春*¹中丞

军务旁午,未得时通笺候。昨辱翰教,约以共讨苗逆,并审剿擒大捷。豫省兵事废弛久矣。阁下莅任伊始,创立骁果营,拔将才于下僚,练生兵为劲旅,期年之内,壁垒一新,遂使凶逆殄除,威棱不着,慕容出奇于东涧,韦睿决胜于钟离,以古方今,亦何多让!东省窜匪,迭经败衄,僧邸乘胜逐北,已抵邳州。此股扑灭,齐豫皆可肃清。新主乘乾,南北迭奏捷书,曷胜庆幸!苗逆狂悖罪不容诛,翁中丞始则屡疏保其忠良,以贻养痍之患。继则屡疏表其必叛,以着先见之明。逮苗逆围寿七个月,又屡疏请援请饷,不谓城破之后,既不能引决殉难,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是非颠倒,令人百思不解!然既已入告,自当静候批谕,豺狼之性断难驯扰,勉强羁縻,为患更大。倘竟用抚议,则将来之变且不可问。目下庐郡未复,多都护难以越剿寿春,李希帅新受抚鄂之命,亦难遽来皖境。彭雪帅新擢皖抚,所部但有水军,别无陆师。九舍弟一军分守安庆,庐江,无为,枞阳,运漕,东关,六处,只堪自固,无力进剿。且当置苗逆于度外,俟庐州克复,李帅所部全驻六安一带,然后散处亦拨一旅,会合雄师,同讨苗逆,届时再行会奏。此际且姑与之虚而委蛇,与之为无町蛙,拙见如此。不审卓裁以谓何如?舍弟回湘募勇,期于年底到营。俟以新兵换出防兵,再筹进取方略,浙事日棘,萧山、绍兴俱已失陷。纵宁波藉夷人之力,得以幸完,而宁饷为绍萧之贼所隔,衢兵为严兰之贼所隔。省垣诚有坐困之势。杭倘不保,湖州上海恐为其续。东南海滨,逆氛连为一片,更不知如何敢拾?胡润帅竟尔不起,尤深浩叹!忧国之诚,好贤之笃,驭吏之严,治军之整,不特当世所罕见,即古人亦岂可多得!昨具一疏,略陈荏绩。咨达冰案,想阁下亦同深感愧也!

* 严渭春即严树森,字谓春,四川新繁人。曾任河南巡抚、湖北巡抚等职。

复袁午桥^{* 2}星使

来示欲催李希庵速赴新任，共图苗逆，犹是两月以前情形。自胡帅沦逝，李公改署鄂抚，而事局一变。自苗逆攻陷寿州，而事局又一变。弟与官李诸公，前此两奉寄谕，令解寿围，即定援寿之议。李希帅派拨马步二十三营，陆续驰赴六安，而寿州早已沦陷，致散军与尊处又有不能合并之势，可叹！可恨！苗逆之变，翁中丞往年屡疏保其忠良，以养痍而貽患。今春屡疏表其必叛，请声罪而致讨。迨寿州被围六七个月，又屡疏请援请饷。不谓城破之后，既不能殉节，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是非颠倒，令人百思不解。此次批折未回，自当静候谕旨。然以理以势，恐未可再事羁縻也。此间克复安庆后，本可长驱东下。奈地广兵单，不分数布。九舍弟所部万人，分守安庆、庐江、无为、枞阳、运漕、东关六处，只堪自固，难资进取。鲍军门进攻宁国，冀分浙江贼势，多都护扼守桐舒城为鄂北之屏蔽，彭雪帅向统水师，并无陆军，虽擢授皖抚，而不能办陆路之师，欲与鄂师共援一军，先赴北路，与尊处及豫省为四面兜剿之势。目下尚有不逮，奈何？承询江鄂情形，今夏李季成上窜江西，凡陷两府十余州县。当派鲍军门赴援，所失地方，陆续克复，而鄂省亦于九十月同时肃清，现在左寺堂全军驻守广信，内固江西，外援浙江。闻绍兴萧山俱陷，杭垣危在旦夕。吴中只上海弹丸之地，远隔千里，无从兼顾。倘有疏失，东南海滨，逆氛连为一片，更不知如何收拾也。

复李黼堂方伯

十八日接十二来函，具悉一切！信州漕项，另具公牒奉达。彼时因左帅一函，慨然应允，遂忘漕项之上为禁裔，下为私橐，疏阔殊甚！粮台保单，即当酌核汇奏。左帅奉命办理浙江军务，提镇以下，均归调遣，自不能不投袂遄征。弟已再三函恳请其步步顾定江西，惟只此兵力援浙顾江二者，不可得兼，殊深焦灼！弟亦奉命兼辖浙江，位太高，权太重，虚誉太隆，才略太短，恐遂陨越以蹈大戾。即日具疏力辞浙江军务，专归左帅督办。渠本有长驾远驭之才，无须散处更著蛇足也。昨闻杭围已解，宁波无恙，忠侍各逆久顿坚城之下，谅亦不能更肆猖獗也。

复王霞轩太守

接前月十七手书，一切均悉。漕务大有起色，深以为慰！比来细思江西牧令之苦，以流摊、交代二者为最。一次署任，终身受累，虽罢官亦无回籍之期，虽

* 袁午桥即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曾任布政使、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

子孙亦有追赔之苦。鄙人欲奏请道咸年间,历任交代一概免算。从同治元年起,凡交代皆不准过三个月,扫除旧迹,咸与维新。道咸年间,摊款一概豁免。同治初元以后,永禁流摊,俾牧令旷然无累,庶几争自濯磨,蒸蒸日上。拟请黼堂方伯查明交代之定例,禁摊之严旨,一一核定,再行入告。阁下领袖列郡,请查明交代任数最多者若干?摊款为数最巨者若干?便中示及,以凭核夺。总使牧令无不洁之身,而后有为善之乐。鲍春霆进兵池州,闻青阳之贼弃城遁去,不知确否?严州踞匪分窜徽歙南界,张樨园派队迎剿,曾获胜仗。恐其纠合大股,乘间上犯,已饬徽营严密防守,并函商左帅相度婺景情形,妥为布置,以固江右门户。左帅援浙,黼堂欲其出偏师以扼衢常,留大队以守广玉,所见极当。然左帅新奉督办浙江军务之命,鄙人亦奉旨兼辖。朝廷方以浙事为重,实属进退两难!

复张仲远观察

仲冬二十七日,接读惠书,并示复宝生阁学一缄。名言快论,深以为佩!宝生清德谦抑,不欲发宏远之论,以渝其温恭之素;自是天性所近,未能相强。近奉寄谕,知宋雪帆侍郎,已将此议入告。其说养兵十三万,以七万人备防剿之用,以六万人为东征之师。鄙意目下五省见兵二十余万,若骤减十万,则各帅未必允从。无论四川相距太远,不能强骆帅以二万之限。即湖南、江西虽幸安谧。亦不能令其大减防兵,致诒后悔。四方多故,群盗如毛,伺隙即入,逐处宜贿!弟之不能令江西裁减防兵,犹官帅之不能令湖南裁减防兵也。以此为一劳永逸之计,蒙窃有所未喻。近珂乡有钱农部,历委员来此乞师,情词恳切,无异秦廷之哭。此间无兵可分,许以明年另筹一旅,驰赴沪滨,左季帅奉旨办理浙江军务,弟亦承命兼辖,虽具疏力辞,要不能置浙事于不闻。增此二端,则东征之师,亦决非六万所能了。闻宁波亦于冬月八日沦陷,不识武林能否坚守待援?东南大局,百孔千疮,思之忧悸!尊处旧案既经奏雪,光复在迩,良用欣慰!

复庞宝生^{*1}阁学

小春望日,钱农部至,奉到惠书,并读大疏,规划精详,情词剴切。农部复代述尊意,欲效秦廷之请,一拯吴会之危。闻命之余,曷胜愧悚!猥以轻材,谬膺重寄!自接两江之任,即思亲提一旅,驰赴三吴。维时部下不满六千人,自宿松挈以渡江,驻扎祁门,征兵调将,阅数月而各军稍集。乃鲍镇甫出石太而宁郡不

* 庞宝生,名钟璿,字宝生,江苏常熟人。曾任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

守,李道才接徽防而歙休遽陷。忠侍辅三伪王,刘、黄、赖、古各悍党,环绕徽境,不下二十余万。破我岭防,断我饷道,又分数股绕窜江西,使我腹背受敌。几于无日不战,无路不梗。垣祁防稍定,徽郡收复,入秋以后,事机渐顺。安池各属以次攻克,徽军始有出险之机,下游弥切来苏之望。然距去夏初受命时,已阅一年数月矣。当时定议急图安庆以盐金陵之脑,进兵宁国,以附升润之背。意谓安庆纵难速下,宁国之师当可于上年先抵苏境。不料波折如此之多,迁延如此之久!至今无余一兵一将,达于苏境,上无以慰九重宵旰之忧,定无以答三吴云霓之望。此则寸心愧憾!终宵负疚!而莫能释者也!安庆一军自克城以后,拨守各防,已分六处,更无余力可以进剿。因令九舍弟驰回湘中,添募精锐,将以新兵替防各处,换出旧兵,驰剿下游。曾经函商薛帅,拟以一旅先赴镇江、上海等处,职分所在,即无台命,亦何敢视同秦越,重以垂谕谆谆,又筹巨款一万,与沪城协饷,同时解到,高义隆情,敢不敬应!已函催舍弟,募练成军,迅速东来。倘风波羁滞,到皖少迟,即令李少荃廉访,先挈万人前往。准于二月成行。水火之急,彼此共之,不敢愆期也。上海僻在东隅,不足以资控扼,就江苏现存之地面论,惟镇江最据形胜,北可联络淮扬,南可规复苏常,内可俯瞰金陵,外可屏蔽衷下河。敝处拨兵东行,当水陆布置,先据镇江再分偏师以防上海。上海东北皆洋,西南皆贼,于筹饷为上腴,于用兵则为绝地。即江南衣冠右族,避地转徙,亦宜择淮、扬、通、海宽闲之处,进退绰绰,不宜丛集沪上,地小人多,未警先扰。凡战争防守之地,宜有一种肃静之气,民情恒扰,亦足摇动军心。若无事时预为移民之策,则有事时断无掬指之争!区区愚虑,未审有当万一否?

复乔鹤齐*¹都转

前此屡奉惠书,军务倥偬,未克随时具答。曾经两次寄复,道途多梗,亦不识能否递到?嘉平四日,汤委员来皖接读尊函,初七日又得去冬环章,年余始到,迟滞乃尔。阁下总持鹺务,力求整顿,遇事谘询,胥中肯綮,深以为佩!淮盐利弊具如明论,此时江路未通,殊难着手。弟虽接盐政之篆,未能有所补救。水师护运之议,鄙人去岁曾谋及此。设立水师,首重护场,次兼护运。盖就场征课,本系良法,其所以不能行者,昔年专防出场之偷漏,近来则并防入场而攘夺。大约兵力所到之处,乃为官法所行之处。若非有得力水师,护守场灶,严查卡门,则攘夺之不禁,于偷漏乎何有?场之不保,又于运乎何有?来示称李某见盐即封,一人霸占,恐袁帅力不能制云云:若敝处不专筹护盐之兵,亦非空言所能

* 乔鹤齐即乔松年,是年任河南巡抚。

制,奏停所能止也。拟于明春筹拨水师,驰赴镇江一带,以防剿发匪之兵,兼保护盐务之用。令李少荃率之以行,与尊处就近商办。于过坝及各小口,皆用炮船,设卡稽查。凡盐斤出卡,皆须完厘,名为立卡抽厘,实即就场征课。灶丁之盐价,不妨酌增,国家之官课,亦须大加。一税之后,他处不应抽厘者则查禁之,亦须有护运之炮船,乃能令行而禁止。鄙见如此,未审卓裁以谓何如?至洋船护运入楚弟意总觉未妥,缘和约内本有不准洋商运盐一条,我既引虎入室,彼将垄断独登。获利甚微,为害滋大。更忍之一年半载,江路通鬯,事在意中。固无虑盐之终不能达汉岸也。金运司设局以来,物议朋兴,都中弹章层见迭出,敝处于前月杪遵旨查办,亦未敢稍涉徇隐。计腊底正初扬州可奉谕旨。兹有公牒一件,密封附上,望即妥为料理。阁下屡有来营相助之意,鸿才卓识,素所倾跂!惟盐务难得替人,应俟会晤之日,再行酌商。奏事一节,俟奉到谕旨,即可畅所欲言,道途梗阻,不必先相关白。公家之利可言即言,可行即行,勿过拘泥为幸!轮船近颇通行,昨上海已解来协饷七万,尊处应解之款。可即附轮船批解。兵食正绌,得沾余润,不无裨益。

复薛艮堂中丞^{* 1}

自夏秋以来,纷传沪饷充盈,俯拾即是,因为挹彼注兹之谋。爰有晋饥秦梁之请。直接到复书,并吴方伯折开各件,乃知告者过也。外间但知入项之多,不识出款之巨!支绌实情,罕能道及。乃蒙飭厉委员,解到沪饷六万,绅捐一万,杨委员又解三万,俾灼艾以分痛,造嘘枯而回生。上游各军,久不见此巨款,阖营欢忭,同戴大德,感谢无似!承示杭州失守情形,可为痛哭!弟前此奏请左军援浙,冬至前后叠次函催,正在筹读进兵,而皖南警报叠至,杨逆率淳遂大股来扑徽州,三面围攻,休祁大震。又函催左帅由徽州赴援,冀徽严一路节节打通,以达杭省。何意力督粮穷,名城一旦沦陷,浙江全省仅存湖州一府,孤悬贼中,岌岌莫保!东南大局,尚复何言。王中丞大节凛然,可悯!可敬!其余殉难官绅,望尊处就近查明,开单示悉,以便会衔具奏。沪上闻此大惊,益形吃重。苏省绅董曾拟借助洋兵,亦属权宜之策,不识曾否办有头绪?尚望阁下从中主持,斟酌尽善。弟亦不以局外自处,前复潘比部一函,想邀荃鉴!兹复备咨奉商。上海人民财产,固中外官民所当共争而共守之,惟鉴匪焰正炽,不特麾下兵勇各宜深沟高垒,加倍慎守,即西洋各国之兵,亦须嘱其稳慎以图,不可轻敌!至要!至要!敝处东下之师,已函催舍弟招募成军,迅速来皖,倘二月间舍弟未

* 咸丰元年,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统军由江西攻入浙江,占领大部分郡县。浙江巡抚王有龄在杭州被攻占后自杀。

到 则令李少荃廉访先率万人启行 惟须以大队札镇江 以偏师防沪城。苏省现存郡县惟镇江最据形胜 将来恢复苏常 须以镇江为根本 实属不可不争之地也。愚见所及 亮邀鉴照！滕副将嗣林赴湘募勇 头批四千 业经下驶 仍有八千未集 恐其难资得力。已札钱户部 历委员 至汉口截留 未募者即行停止 已募者妥为遣散。路远不及奉商 伏乞原谅为幸！撤团复奏 即由敝处主稿 会台銜。大抵团练用之于贼氛方盛之际 断难得力。须待贼气大衰 官将将撤 然后办团以善其后。俟缮发后 录稿咨阅总理衙门 信件即当照行。

复袁漕帅

嘉平十三日泐复一函 交六安、蒋道转付 徐副将赍回 想登讖室。顷奉腊八后惠函 具仰筹笔之勤 兼荷宜春之字 抚躬多愧 惟诵增惭！即维瑞集柳青 禧延椒斝。庆销兵于首序 止戈而运转鸿调膺 锡福于初元 厘瓌而休扬虎拜！英晖引领 吉颂维殷！弟谬与军符 频更岁龠 时艰孔亟 补救无方！前以雪师未克北来 楚师遽难深入 略陈梗概。时皖南犹未甚吃紧 乃浙垣失守后 杨逆围攻徽郡绝我饷道。老湘营暨朱唐两军各战获胜 贼犹不退。直待三军会合 击破严寺一股 运道始通。左帅前部又至江湾 击败后路之贼 除夕元日 徽郡渐次解围 惟浙江之贼近五十万 既收宁绍等郡数千万之财货 又败杭城各军三、四万之降兵。今岁皖南江西断无安枕之日。左寺堂新受抚浙之命 兵不满万 何能御此无数大股！弟自须以全力助之！助左非以图浙乃以保皖也！以防江也。是弟部下诸军 仅能援剿大江以南 万不能拨赴两淮。至庐州进攻之事 全仗多帅尊处各能分兵会剿 俟多军进逼城下 再行奉商。李希帅新回皖任 闻当先至安庆一行 乃于六安驻扎老营 多至李至六 即与尊处成犄角之势矣。来书不欲分楚师之功 盛德冲怀 固堪钦企！惟楚师向来无争竞习气 虽荷推让 非所敢承！且今日中原大乱 吾辈奉命讨贼 得寸则寸 岂宜因循姑待 以后北路如有可图？即祈相机剿办 不必过执谦抑也。

复沈幼丹中丞

遂安克复左军已抵常山璞石 机势颇顺。惟所部仅八千人 既须留防 又须进剿。顷接其二十三日在常山水南发来之信 另股贼山绩溪来围我遂安 据生擒贼供 将由婺源、白沙关等处窜江西之德兴乐平 敝处已调张凯章全军防守婺源 扼住白沙关 除公牍咨达外 兹将左帅信及敝处复信 抄呈台览！皖浙群盗如毛 自无不窜江西之理。中路既已岌岌 东路亦别无防兵 蒋芑泉方伯以营中积欠未清 赴粤东求饷 一时不能赶到 衢防兵勇未甚得力 终觉可虑！刘养素一军驻防省河 是其专责。前经庆帅调之援浙 曾为奏留。此时接替无人 自难骤赴新任。俟奉到部文 当会台銜人告。至自下洋务 只有力敦和好。我之兵

力财力,以办发捻三逆已日不暇给,岂能更为远谋?芥舟在浔,办理妥善,既据浔人环请,不宜过拂輿情。望阁下即告芥舟,勉为经理公牍,仍留尊处径行,为妥。鄙人于洋务向未谙究,朝廷不以此相责!盖既知其愚陋,又亮其事繁也。余军门所制火炮,或先购数杆一阅。其价值若干,便中再乞示及。

复多堂将军*¹

弟频叨非分,骤窃参政,才不称位,实不副名!仰荷褒揄,只增惭悚!卢郡附城逆垒,经雄师铲削殆尽,河水亦将放干,甚以为慰!仰攻一事,易伤精锐,尚祈再四斟酌。详阅伪文,狗酋情已穷迫,其图窜鄂疆,分我兵力,亦属意中之事。前此李希帅曾留湘勇三支,分守襄阳、德安、麻城等处,鄂防并不空虚。成萧两军月初业抵距颍四十里之小游河等处。官帅又派周副将凤山,由孝感进驻三一河尖为成萧后路。贼欲绕豫犯鄂,亦甚不便。然既有此信,自当函致鄂中,早为筹备。王镇招勇,资斧原不甚丰,因其在马当有浙省应撤之勇。可以就近招集,故给银较少。昨前左两营,已由马当招齐来皖点验矣。其右后两营,赴黄州一带招募。如其缺少银两,王镇或可向鄂省稟请接济。弟当函商官帅请其照拂。两营人数无多,王镇必不赴武昌以上也。舍弟攻剿巢县一带,务求阁下随时指示机宜,俾有把握。闻金陵派大股援贼来救江北,或云伪侍王李世贤亲来,或云伪对王、洪春元带来,大约卢巢皆将吃紧,祈阁下妥为防范。

复李黼堂方伯

初二日,接前月二十五来书。具悉一切!所应复者,条列于左:

(一)散营军饷,已承赶解五万,良深感赖!九舍弟与李少荃两军皆已敷衍启行。日来皖台窘迫如故,左帅处顷到沪饷二万,敝处即为截留。有公牍达尊处,请筹银汇解左军矣。嗣后敝处但以景镇河口两卡,协济左宫,每月可得三万有奇。此外,不谋另协。其江西遵旨协解之项,当由中丞与阁下筹款多寡,悉候卓裁!解饷之钟委员业已到营一见,倍觉素好,自宜设法保全。惟敝处现无差事可委,尚宜从容图之。

(二)建昌保案,既经办定,未便更张。惟闻被控情节甚不确实,一度查明,仍望给奖。该府去年防守之功甚伟,吾辈当格外青眼,以彰公道。

(三)九江绅士稟留芥舟,中丞曾以见商洋人交涉事件,无不视为畏途。然舆望甚切,芥舟亦当曲从。昨已函请中丞径札赴浔,继思渠已由雪琴处保以道

* 同治四年圆月,清荆州将军多隆阿军(多堂将军)进攻庐州,缘月太平军陈玉成全部被迫放弃庐州,北上寿州。

员留皖，恐其不乐从事于浔，想到省时，必与幼丹中丞鬯叙一切，当有定读矣。

(四)委缺章程，自当分别轮、酌二宗。酌委，未必果得档俊之才，而轮委最足服大众之心。郑小山在河南方伯任内，闻以轮委较多，立获令誉。武昌克复后，纯用酌委，沈滞者退有后言。国藩曾以三轮四酌劝胡宫保，未知果照行否？此交江省章程总须有轮委班。使中人以下皆可勉图上进。其轮酌各分几成，请阁下稟商中丞核夺！

(五)各处触输奖案，往往迁延日久，遂至失信！其有实据可凭者，自当汇报请奖。城工一案，国藩久抱叹忱！应请阁下速办。团练捐输，毫无实际，流弊滋多，概予停止，最为妥洽。再屡接左帅来信，绩溪之贼由歙南渡河往围遂安，二十三、二十九日，两获胜仗，遂安城外之贼已退，另股窜马金者将由婺源、白沙关等处，图窜德兴、乐平。敝处檄调张凯章驻休，全军驰往婺源，扼住白沙关。凯章未接札以前已派其弟带四千人扼堵马金矣。又接建德县来禀，石太之贼窜至祁门，历口，梓*¹根岭一带，恐其窥伺景德镇。敝处正以无队可拨为虑！旋据唐义训带兵由休宁雕剿祁门，贼已由赤岭退出矣！景德镇兴两路暂可无事。

复毛寄云中丞

前言再奉双鱼，猥以忝窃参政，远蒙揄奖，惭悚无似！弟频膺非分，屡经沥情辞让，不图圣恩优渥**²，有加无已。才略之短绌如此，时事之艰危如彼！相知如阁下，当亦代为忧惧也。嘱寄敝处疏稿，将交书局。窃念世变方滋，乱靡有定，楚军之起时盛时衰。金陵未破，遽尔编纂巨册，如方略馆耳之例，徽嫌标揭之过高，亦觉作计之太早。今书局已开？碍难停止，敝处惟塔罗李萧胡诸公死事，曾各有一疏，表其荃绩，行当钞寄尊处。此外，无可搜采，伏希鉴亮！九舍弟于前月十五到皖，二十四日令其进兵巢县，以次攻剿和含。若能得手，可断庐州之接应，助多军之声援。卢城附近贼垒，均已攻破，歼毙三千余人，投诚遣散者近四千人。惟城垣坚大，群贼死守，尚难速下。左军攻克遂安，即进常山、水南，剿办颇为得手。绩溪大股复围遂城，其意欲牵掣左军后路，即乘势由婺源、白沙关等处，阑入德兴乐平。又有另股窜至祁门历口，亦恐其图犯景德。幸两路均经堵住，江西边境暂称安谧。然左帅兵不满万，奏调蒋芑泉一军又难迅速赶到，殊深忧灼耳！

复王霞轩太守

屡窃非分，骤跻参政！以累辞节制四省，未克如请，不使再渎。才力之短绌

* 梓(蹕梓)植物名。

** 渥(憎)浓厚。

如此,时事之艰难如彼!相知如阁下,当亦代为忧惧,不宜更加奖饰也。左军攻克遂安,已进常山璞石,机势颇顺。另股贼由绩溪来围遂安,据生擒贼供,将由婺源、白沙关等处,上犯德举、乐平。石太之贼窜至祁门历口,祁防固极吃紧,休歙亦为震动。幸东路经左部与凯军堵住,西路历口之贼闻大队甫至而即退。景镇得保无恙,江省边防不至决裂,至以为慰!洋人传教一案,一时虽快人心,难保不别生枝节。棒真正洋人与汉奸影射附托之辈,必须一一剖晰,庶是非易辨,而畔端可弭,不至动生疑贼也。

复彭伯生孝廉

顷得春初还云,称誉过盛,悚然增愧!阁下拳拳次青,具征金石不渝之谊。弟于次青结契甚深,初不减于阁下。前岁被参之后,始作小桃源记径自回籍,犹可曲谅。厥后脱卸未清,遽尔赴浙,则乖睽深矣!顷于二月二十二日遵旨复奏,仍参革职!至三月初六日接奉惠书,反复追维,耿耿不安!自问平生不多负人,与次青许与之素,而乃由吾手三次参革,仆固寡恩,渠亦违义!今夙缘已尽,无颜再合。渠果发愤为雄,誓湔此耻,或遂切实建立事功,则虽默伤乎私谊,犹将裨益于公家。若更浮沈,不图自立,则非鄙人所敢知也。尊议借助洋船一节,上海自去冬以来借洋兵协同防守,尚获幸完。敝处东援之师,由沪上雇轮船来接,分作三批下驶,李少荃督带头批,初八开船,初十即已抵沪。事属创行,良足称快。惟苏浙逆氛连成一片,批亢捣虚,无从下手。吴中营务废弛已久,兵勇五万余人,扭于骄惰积习,毫不能用,断非一时所能整顿。敝军跋涉远行,亦不能遽求速效。廓清之期,未知何日!鲍春霆围攻青阳,历四月之久,始于本月十六日克复。多将军攻破卢州附城贼垒,斩馘颇多。九舍弟进兵下游,顷已连克巢县、含山、和州、三城,并铜陵、雍家镇、裕溪口、西梁山,四处要隘,事机差顺,附告以纾远系!

复李黼堂方伯

初五日,接二十九日惠书,并各件聆悉一切!荃虑周详,至以为佩!代拟片称二件,莹洁稳妥。请停、请豁名异实同,似不如据实上陈,更为直截。若虑大部驳诘,则两者均恐难免。一二次陈奏,殆难遽邀俞允。拟以嘉庆谕旨借作缘起,径请豁免,以省葛藤。并预为迭次吁请之计,会详二套,及密单九事,分别批发。寄谕飭查之案,重在应调各属钱漕分数,自应开列清单,一并上陈。即不开全单,亦宜将高安、铅山等属,历数七、八县,叙入疏中,乃不涉于空滑。敬求迅速开示!丁漕减征章程,左公以为骆帅在湖南办法胜于胡帅在湖北之法。其说飭各属牧令与该处绅民定议,赴省立案。虽若参差不齐,实则遵行可久。弟反复思之,不能易其说。兹发去示稿札稿,祈即稟商幼帅核改、刊刻。奏案摊款。初

次即由敝处专街上陈,以后或会抚銜,或仍专衔吁请。司中可不必管其年例,随时两宗摊款,详府一宗摊款,应请查照前批,迅分两案详定,以安牧令之心,而清丁漕之源。随时、年例两宗,应照前详,在于津贴军饷,半归江西项下,提出抵补。详府一宗,应照此详,在一、二副朱全解道库项下,提出抵补。计皆有赢无绌,十分充裕,断不至貽累州县厘卡。残多银少恰可济此间钱荒之苦,顷接公牍已批准矣。

复史士良*¹观察

前奉手书,以台旆即拟来营,致未裁复。再承惠问,弥荷远存,汉上捐事,李方伯委去之张县丞,已有回信否?闻胡观察现不在鄂,其家虽殷实,而转徙在外,远不如在杭呼应之灵,此亦意中之事。左帅前有信来,欲以宁绍台一席相处,弟尚未复信。顷接其公牍,业经札委阁下!渡海入宁,此题极难措手?若非常有劲兵,宁波孤悬贼中,岂能坚守?应请阁下即来敝处,商所以前往之法。由皖赴沪,由沪赴宁,轮船往返极便,特劲兵难筹耳!舍弟等军进驻雨花台,距金陵城甚近,兵力太单,地势太阔,只能暂图自固,不能大有展布。原请多将军前往会剿,而多公以赴援陕西不克东下,事多波折,深为忧灼!

复张仲远观察

沪上出款甚巨,入款日少,其支绌情形,众所共闻,亮难深闾。阁下奉委提饷,已将两月,自必悉其底蕴。倘有款可分,当不难于面定。若实系拮据,又岂鄙人空言所能为力?江楚军务谊同一家,弟与少泉之事,无殊鄂省之事,即无殊阁下之家事也。望与中丞方伯在沪通盘筹划,如果所入不敷所出甚多,弟当专疏奏明,请俟英法二成各结交毕后,再行按月交代鄂征税之银。二十一日虹桥之载,颇称得力,不知近日军情奚似?黄军门水师于十三日过九袱洲,计已到沪。九舍第一军进驻雨花台,距金陵城甚近,兵力太单,地势太阔,怪觉难于施展。本请多礼帅东下会剿,而多军奉命援陕,不克践约。陕西贼本无多,近皆回窜鄂豫境内。台端若尚在楚,当成五省会剿之夙志,不令多帅西行也。

复恭亲王**²

六月初十日接奉钧函,知前覆两件,均蒙垂览!猥荷奖借逾恒,愧悚曷既!前购轮船七只,国藩曾言攻剿金陵,宁波,皆可敷用。目下宁波已克,金陵贼船

* 史士良,名致谔,字士良,宛平人。初任江西广信知府。同治元年创建信新军对抗太平军。同治元年入浙江署宁绍台道,曾任按察使。

** 恭亲王,即清总理衙门大臣奕訢。

皆聚九兴洲渊下。我之长龙,舳板较彼多全数十倍,所以不遽得手者,该处墙壕深固,水师只能夺其船只,不能破其营垒。必有陆路大队,乃可环攻取胜。无太克复后,屡请多将军攻取九洲,由金陵之北路进,令舍弟山金陵之南路进,比舍弟至雨花台,不意陕西告警,多将军奉命援秦,别无劲兵可调。金陵地势太宽,前此和围师八万,洪逆见惯不惊。舍弟兵力太单,殊难分布。前此疏称发逆之猖獗,官兵之单薄,皆在陆而不在水,正此谓也。方今各省多故,处处须兵,然僭号乱天下者,洪逆也。伪忠王、侍王各拥众数十万,踞城数十处,皆秉洪逆之令以行者也。捻苗蜀滇之纷纷不靖,皆闻洪逆之风而起者也。窃谓乘今军威方盛,上游肃清之时,亟宜以全力会剿金陵,先复江南财赋之区。前曾以拟调多军会剿,约略具奏,因陝事未定,不敢昌言。近闻入陝之贼回窜豫鄂两省,秦事已松,似雷镇止綰一军入陝已足了事,多公幼旅诚宜用之金陵最要之地。顷已函商多官两帅,俟定议再行会奏。购置美国轮船一节,虑事深远,弥殷钦佩!惟不知所购共有几号?若为数无多,亦不妨任其自然。缘此举重在杜其齐贼,不在资其立功也。汉口焚烧勇船一节,该勇系敝部淮扬水师,并非无涉。前据营官蔡东祥禀报,业将滋事之彭发有咨请官节相就近讯办。而洋人犹复晓晓不休,诚如钧示!其曲较中国人为多。伏读照会各件,藏严明于和婉,最得事理之平。倘该提督竟复来鄂生事,自当妥商官节相,预为调护。至各处兵船,仿外国竖立旗号之例,既用黄色龙旗,使彼一望即知,不敢妄动,诚可省无数事端。且于行军并无窒碍。拟即咨商各处,所有各营旗帜,照常竖立外,每船另添龙旗一面,其龙旗尺寸及绘画式样,俟与各处商定,再行咨请贵衙门核夺。国藩才识愚陋,于洋务尤未谙究。月初议覆裁撤五口通商大臣一疏,非敢畏难推诿,诚以四省江面最长,中外交涉,口角词讼,愈久愈多,必须专员办理,庶无从胜之虞。

处处杨厚庵*¹ 军门

希帅愿见之情,郁结甚久!乃以旧恙复发,不克至舒,未得与台从会晤。想军务应商之件,必已往返熟商矣。贵营保举,自阁下锦旋,均由敝处与雪琴会奏。顷五月十九,六案并保一折,内江二营与吾各营,均照雪琴核过之单缮写。其柱堂、昌岐入保之十六营,则是照王、黄原单缮写。其为雪琴核减之三百零六员,匆促未经删改。雪琴既疑承办之员有意舞弊,愚亦自咎不能画一,不能践言。即日自行检举,奏请更正。即此一端,足见敝处公务繁冗,易致疏忽。以后水师保案,拟概请阁下与雪琴各自奏奖,庶眉目分清,而精神易于周到。芜丰及

* 杨厚庵,名岳斌,字厚庵,湖南善化人。初任湘军营官,系湘军主要将领。曾任总兵、提督等职。

东梁、金柱克复一案，尚未出保，将来须另案奏奖，即请阁下主办。五月十九单内周万倬已保记名总兵，刘祥胜已保参将如副将衔。该二员应否加保，及此外各营前案有不匀称者，如何补保之处，均由台端酌定汇奏，不必再咨敝处。李镇不愿带太湖水师，亦难相强。前因舢板不能径入太湖，故饬江西、湖南、吴城、马当四处分造小划各四十号，另立一军。今闻舢板可拖过东坝，小划不宜于太湖，不立新军亦无可。惟既已照会李镇，须嘱其自行具禀，乃可批定停止。皖仓之谷，尚可支持，惟荅确无多，分给金陵、芜湖、宁国、石太各营，每月竟须米一万九千石之多，确春万来不及。只得改发齐米，荅而不确，尊处所需粮米五千石，已饬善后局再添多荅，设法赶办，分两个半月交发。自七月为始，由贵营添船来运。如水勇不肯食齐米，尚须商之湖北另办熟米耳。德字营口粮暂照旧章，舍弟招降之盛字平字营春霆招降之春字营，皆两次请加口粮，均未批准。拟俟宁国克复后德春盛平三处，同加月饷。然只能照皖勇之例，每勇三两六，不能骤如湘勇之数。白茆甯厘金不敷，再由安庆粮台按月筹发。本年恩废，阁下及希雪两帅，均可与敝处同办。望将喆嗣年貌、履历、开来，俟下次折差入都，绒托京友代办。大纛抵金陵后，城贼援贼有无举动？上海来禀吴晓帆方伯将带华尔洋枪队，以炸弹助攻金陵、水西门，华尔已隶中国，非洋兵可比。其事似尚可行。李世忠之兵果可会剿一路否？不甚骚扰否？舍弟等营濠果坚固否？红单船果不能通接济否？诸祈细看示复。

复彭雪琴少司马

去腊疏内本言进剿金陵之时，阁下与厚庵，须一赴下江，一留上江。来示请厚庵照料前敌，而台端以巡防上游自任，与前疏正相吻合。即可照办。新添二营，不识派何人为营官？鄙意每营只须船二十号，长龙二号，舢板十八号足矣。又口粮积欠太多，金柱关厘尚不旺，且下只可添哨官二十员，其余二十哨，可从左营拨出十哨，前亲两营各拨出五哨，分隶清江澄海两新营。盖左营船嫌太多，前亲二营营官稍劣也。待今冬明春饷足时，再添二十哨，是否有当？伏乞卓裁！大咨到日，再令东征局筹给银两。宁郡克复广德与宁邑、建平之得手，均在意中。拟令春霆，由东坝、溧阳、淋水、句容，取远势，盘旋而来，以会剿金陵之东北。惟地面太宽，设防甚难，既宜扼守宁郡，又宜分防广德东坝，又恐贼山宁邑横窜石太池州，则旌德一路亦不可不防。俟将防兵拨定，再调鲍军前进。五月十九保单，鄙人实愧不能划一，不能践言，亦由敝处公务繁冗，易致疏忽。尊意恐京内见疑，不欲敝处检举，此次即不更正亦可以后水师保举，拟概由阁下与厚庵各自奏奖，庶眉目分清，精神亦易周到。日前厚庵以补保各员见商，已请其自行主办矣。黄昌歧开呈芜太保案一单，国藩已批令归少泉奏奖，并咨明少泉在

卷。今前案既不检举，则芜太续保之案，须将黄部优保者，前后牵算，细心核定。散处当咨明不由少泉出奏，而由擢处核奏也。

复李良臣^{*1}军门

雄师进逼九洲洲，与散处水师会合。其南渡一军叠复要隘，击退大股援贼，威棱远耀，至为驰企！承示饷需一节，尊处支绌情形，袁帅来函亦常道及。弟于袁帅素为关切，久谕临淮拮据，深愧爱莫能助！散军积欠亦多，至八九个月不等。三月间奏请办理广东厘金，协济江浙三省军饷，幸蒙俞旨允行！派晏丹甫星使前往督办。事属创始，岭南民俗不驯，未易经划。如能办有成效，除分济江浙两省外，拟于皖皖项下，酌拨若干接济尊处。前此本与袁帅有公约也。贵部人数甚多，贤愚不一，务望时如约束，力戒扰民为要！许道又面禀：贵处子药米粮，不甚充足，求量为解济等语。此二者较银钱尤为急需，散处必竭力相助。尊处缺乏之时，请即用公牒来商。

复郑厚庵军门

二十一日接初八初十等日惠书，二十六日又接十三、十四、十八等日惠书，具悉一切！所应复者，条列于后：

(一)尊体患症，自因往反劳勤，寒热不时所致。日来服药何似？深为系念！近闻倪涵初症疾三方，极有神效。附录一纸，用备采择！

(二)柱堂因病请假，自当准其回籍至欲赴闽到任，贵营中少此统将，未免可惜！且去岁阁下锦旋，曾奏明江面防剿事宜，交王、李两君必能得力。嗣后简放福建实缺，今年克复滨江城隘，叠着战功。王、李等久已为朝廷所属意之员，金陵军务紧要十倍闽省，遽请赴任，殊多未便。亦未必能邀俞允。况各处军营实缺提镇，并无请假回籍者。楚军常有请假之事，已属朝廷破格之恩。若既请回籍，又请赴任，则尤难措词。俟柱堂来省，国藩与之熟商后，再行奉报。

(三)承拨质堂为太湖统领，并许分数营同赴泖淀，感赖曷既！查泖淀一带，千港万汉，陆师难进，水师最易施展。业经少少荃歧亲诣勘明，往返商定，无庸再行察看。惟造船募勇，极速亦须四、五个月。国藩方深虑其迟，今阁下许分数营驶赴泖^{**2}淀各湖，则上海这防可交质堂经理，而通泰靖如裹下河之防，即可交昌歧经理。两处皆有专责，极好！极好！惟尊处开营填补，亦不可缓。应在铜陵夹速开船厂，昼夜兴造。一面造尊处新营之船，一面造质堂略小之船，俟到

* 李良臣，即李世忠。

** 泖(泖湖)，湖名，在上海市郊，现已淤为平地。

省面商后，再与阁下函商一切。

(四)李部官，不给饷，任其自生自长，流弊滋多。最难处置。敝处本月十二覆奏折内，曾言故循其旧，不设机心，偶有请求，亦不拒绝。但不甚资其力，亦不轻调其兵。暗销其予智自雄，非我莫属之骄气。若欲收回国家利权，则须另筹巨款，按月供支，足以养彼之众，乃能行吾之法。将来专盼粤厘散给此军，如粤厘不能大有起色，则此事殊难措手。目下袁帅未去，固不便于代庖。即以后交敝处节制，亦不能遽令就范。来书欲将江、浦、桥林各营，调归滁州，既足启该军之疑，且非一纸空文，所能办到。现与水营相依最近，交涉最多，亦惟有不设机心，暂与羁縻。其平日之骚扰，鄙人亦曾于各次缄复批牍，切直言之。此次扣留炮船，抢毙商民，曲直显然。阁下既将哨官惩戒，即可咨明李军门，请其自行查办。此番坚忍一次，嗣后渠若凶蛮如故，恐须用罗山四年在蕲州办李光荣川勇之法。此说姑存于阁下之心，不可令我水师各营遽知之也。盖阁下用刚用柔，自有分寸，各营官则恐过分矣。

(五)苏常各贼渡江北窜之议，阁下策其未必敢行。然江苏全省糜烂，仅余裹下河，尚称完善，久为贼所注意。而该处之空虚较甚！都帅之力断难兼顾，红单船尤不可恃。此事既经奏定，仍请台旆亲往一次！以阁下察看地势，远胜他人也。若尊恙难以遽痊。则须请雪琴亲往一行，国藩现亦专函求雪琴矣。

(六)下游有米可买，最便！最便！拟拨尊处之米，当即飭局停办。前发米价，俟局中同报明，再行咨达冰案。

(七)去年恩诏，系十月初十颁行，忍斋、石臣之得副将，皆在恩诏之先，其得总兵与质堂并在恩诏之后。质堂自不合例忍斋、石臣只能照副将官阶请荫，容将履德寄京汇办。

(八)希庵于初九日具折陈情，附荐唐义渠接统临淮一军。二十六日奉到批谕赏假百日，即以义渠暂署皖抚，仍留袁帅在营，俟希庵假旋，乃许交卸。希庵亦俟义渠到皖，乃能起程。顺以附闻。

复劳辛陔^{*1}制军

七月二十七日泐复一缄，计达典签！屡盼丁道到皖，近接其临行禀牍，沪上领事不肯将礮炮交出，渠搭轮舟回粤，面禀台端，仍求设法办到。五月所交惠函，同时寄来，指示周详，具服伟论！闻外间先已传诵，而敝处捧读较迟。致前此于棠疆情形不能备悉，深以为歉！办厘非得已，办于隔省，则尤非得已！东南

* 劳辛陔，名崇光，湖南善化人。道光进士。初为山西平阳知府，后迁广西任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曾镇压广西太平军。后任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